

文艺随笔

蓝绿之间

■ 离响

岛。绿色被蓝色包围。向上,是流转变换的天空。向下,是安穩坚守的土地。蓝色从四面围过来,绿色只能收缩在蓝色之中的一块凸起的陆地上——岛。蓝绿之间是细碎的存在,人类在其中。四处都是绵密的绿色。森林像一件大大的风衣,把这座岛从头到脚都包裹起来了。人只要往山野中走,就会撞上绿色。所有植物都达成了共识,它们只是肆意生长。在这座岛上,四季都属于绿色。千万种树木和花草交替轮换着落叶,这样完全不影响一整片的绿坚守着它们的色调。落叶的树木会在短时间内就重新长出叶子,如果不刻意关注它们,人们很难发现这样的变化。人类无法在这片绿色中找出哪种植物才是君王。人类很少关注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像植物根本不关心人类的关系一样,然而人类还是忍不住给予植物宏阔的关照,因为人类更需要植物,无论是生存还是精神层面,人类更需要依存。

刚好,植物不挑拣土地,无论是高山还是田野,甚至是车如流水的城市中,植物总不顾一切地生长,以至于人类必有园艺师这种职业,修剪植物肆意伸展的枝叶。处处是它们的家园,它们是大自然的亲生孩子,人类在发展进化中把自己从自然中大幅度地分离出来,不知该怎么回去了。

但是,人类多爱山呀,中国人把“仁者乐山”写进书本中,人们争相传诵,刻印在人格的宝典中。

我看了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的纪录片,千足虫、树蟒、变色龙、幽灵螳螂等小虫和小动物灵动活泼、生生不息,它们犹如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绿色迷宫里,只要活着,就要不停地玩吃与被吃的游戏。

海南岛中部也是一片热带雨林。在雨林中发生过很多事件,人们最感兴趣的事情依然与人有关。

现在的人不会轻易走进雨林中,这也意味着对雨林中的一切无法产生真正的关注,至多是到安全的景区游览一番,雨林是最养眼的背景。杪楞、桃榔、陆均松、秋枫、高山榕……树形不一,高矮不同,却同属绿色。

植物必须安于自己根下的一小片土地,它们没有自由移动的能力,或许因此它们也不期待一种别处的生活。在海岛的西北部,我常见成片的桉树静静地生长。听儋州的朋友说,桉树是造纸的材料,如同我总是不能把牛肉干和一头活生生的牛联系在一起一样,我无法把一棵生长着的桉树跟白纸联系在一起。活生生的东西总是更加牵动情感。

海南橡胶林跟人类的关系太近了,它们被动地承载着经济周期和行业的兴衰。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作为一种体内含有白色汁液的树种的存在。

从岛上的任何一处直线向远方走,只能遇上蓝色——大海。

对于海,要说的很多,但由于它太过庞杂,似乎也说不上什么,文字能描述出来的海不是真正的海。

“蔚蓝的大海”,这是我们对海洋颜色的普遍认知。渔民或许对海水的颜色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是站在岸上的人永远无法体会的,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当你用双手捧起一把海水,就会发现它真正的颜色。

大海是不安定的蓝,流动、跳跃,蔓延,时刻都在向岸上冲。如果从人类的生活和生存角度看,这片流动的蓝色远比绿色更危险。

“人的毛孔也会呼吸,在海里被水堵住了,没法呼吸。胎儿是用毛孔呼吸的。”“海水里没有氧气。”“不对,海水里有氧气,人没有腮。”“哦,对对对。”

没有腮不是人无法在海洋中生活的唯一限制条件,但这一条限制已经注定了几乎所有人类只能在陆地上注视海洋,只有少数海洋研究和探险者能借助外力短暂地深入一片蓝色的流动中。近可守在山林中,向远处就是无边的海洋。山海之中是人们的生活。人类注视海洋这种行为浪漫一点的说法可以是:据守在绿色里的蓝色窥探。

在被蓝色围绕的绿色地带里最重要的动态是人类的生活。当凶猛的远古巨型动物一拨一拨地灭绝之后,人类的体型终于有了优势,大象、牛、马,它们都吃素,不知这是物种进化的完美组合还是造物的刻意,结果就是人类变成了地球的主导。

出生并工作和生活在儋州的朋友告诉我,他家里有艘渔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啤酒肚都颤动出了自豪,从他这笃定丰盈的神态可知那艘渔船绝对不是小筏,也不是小渔船,应该是那种可以十天半个月在海上巡游的渔船。这三艘渔船是人类丰收的仓廩,也是海洋生命的献祭。

海南岛,与其他天然条件不错的岛屿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初上岛的人会用自己惯性的标准评判岛上的这一切。然而,总有一天,慢慢地放弃了评判——习以为常,并染上了这里的气息。

有很多岛外的朋友多年后再谈起岛上的海南人,会转变口风:在这岛上,丢一粒种子就会长出大树,所以这里的人根本不用担心饿死,就乐天知命地生活啊。

海南岛上的生活方式确实比较接近人类生活的典范。

我此时生活在岛上,而不是别处,这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这是我在岛上生活二十年之后才真正放在心上的认识。生活是一片海洋,一个人可以在命运的漩涡中漂泊到任何一个可到的地方,但是,如刚刚那就停驻在岛上。那么,就安住于岛上,身心都归。

一城窄容的月光,溶解不了浓浓的秋意。寻觅一片月明,我喜欢走向城北之外,在这般清朗的夜晚。

喧闹的灯火被撤到身后,草木渐深,恍然走成一个人的路。平时隐没在城里并无感,今晚在寂静的郊外远眺,却能真切地感受,橘红色的天幕之下,夜市里流动的喧嚣,像是一场无人指挥的交响,除了台风来袭,昼夜如此。

一条东西走向的大道,分界了城廓与乡村。南边是高楼魅影的楼盘,都争着看海,中间还剩几块未开开发的地,傍晚路过,会看到一群黄牛在夕阳下低首啃青。高耸的玻璃墙,穿行的丽人,牛们视若浮云。北边,是平阔连片的水稻田,将城市紧紧怀抱。今夜,月光静静笼罩着旷远的稻田,成熟的稻穗沉沉垂首,浮动的稻香是我最喜欢的味道。如电影桥段,我看到,小时跟着祖母栽下的两行扭斜的秧苗,秋收时晒谷场上一排抖擻的扬谷机,舅舅家高高的竹蔑围里,如山的稻谷围着一家的欢颜。这一片片水稻田,像是被时光遗忘千年,任风吹云移,浮世沧桑,年年依旧禾青稻黄,岁稳无虞。无论你是轻裘肥马,还是芒鞋布衣,万物可舍,唯稻粱一日难离。天下粮仓,厚土泱泱,我感恩苍茫大地上的每一亩田一垄地。

路前方的上空,海岛的月像是从星河之水里捞起来的玉盘,不惹纤尘,盈盈可掬。立秋了,海岛的空气没有立转寒凉,但酷暑已褪,夜晚正是清爽。人行道上,时有新能源车掠过,听不见声响,卷起的风却让两旁的花枝摇曳,月色中一些树叶离枝飘转。有人骑着电驴行过,带着城里一天辛劳换来的收获回家,隐隐的背影,驮着城里的月光归去。

此刻,前方的房屋与树木的轮廓更清晰了,地上愈发白亮,我不由走得轻一点。在这样宁静的夜晚,心中自有一种远意,暗自庆幸邂逅了一场风月。出门前,妻子说“下个月的今天就是你生日”,然后神秘地展开手掌在我眼前摇晃,像五座大山,暗示某人的五十年已东逝不返。突然想到,人的一生,无非是度过几轮月之盈缺,潮之涨落。匍匐大地上,流俗人世,很多时候的场面辗转,热热闹闹,无非是一群人的孤独,而那些面对物欲虚名而心如平湖的人,一定是经常仰望星月的人,江海孤舟,原上独行,却静观万象,思道千载。芸芸如我,到底错过了多少月明清,多少自在的独处——自从我离开当年的村庄以后。

海鸟追逐落日隐没于晚霞之下,月亮便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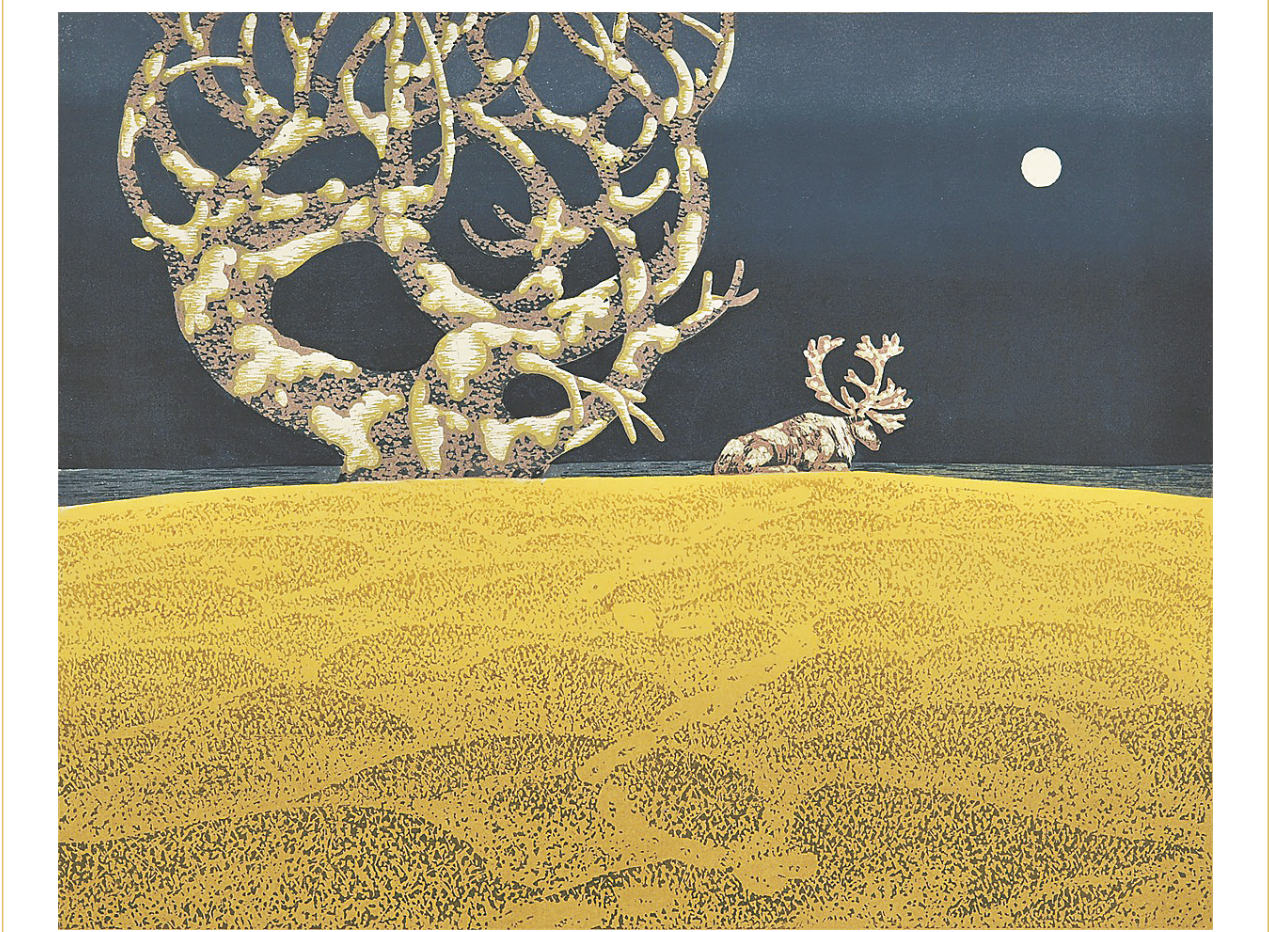
风物与意

城外有月光

■ 王光磊

海上升起,爬过林梢,洒照在我的村庄。珊瑚石砌成的房、垒起的墙,院子里灰白色的沙土,被月光浸过,村庄白得晃眼,连屋内堂前的燕巢都被明瓦漏下的月光轻吻。院子西边那棵石榴树总比东边那棵早开花,邻居姐姐说是月光照的。祖父与叔公们常在院子里饮酒,家乡往事,风云传说,都隐藏在浓郁的酒花里,起起伏伏,酒桌不时啾啾作响。酒到深处,五叔公爱来一段木偶戏,烟嗓的唱腔回转,引得巷子里的狗围在院门栅栏外,爬起身竖着耳朵听。菜歇了,祖父唤我上树摘石榴下酒,一直喝到月上天心,倒映在水井和祖父的酒碗里。席散,人声渐落鼙声起。竹榻清凉,我躺在祖母身旁,转着她手上的玳瑁镯子,一直转到现在寒冷梦醒的孤夜。

有时,祖父会在凌晨把我从睡梦中拽起,让我跟他出海。月光洒落村后的麻黄林,林间遍地碎光摇晃,海风穿林而来,沙沙不息。多年后每次念及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故事,我脑海里便会浮现出这样的景象:我一个人坐在妈祖庙前如银白飘带的沙滩上,目送祖父驾着一叶小船隐没在空蒙月色中;黎明之际,祖父的小渔船,还有村里村外的一只只渔船,泛着波浪起伏归来,我跳着挥动双手呼喊,声音瞬间被海风卷走。



《月光》(版画)

张祯 原作

节间词话

明朝人的中秋

■ 吴建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在明朝人的心里,怕是要从月亮本身,一直铺陈到人间烟火的每一处褶皱里去的。它不单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卷慢慢展开的,带着体温与呼吸的风俗画。

节日的空气,是从八月初便开始酝酿的。市集上最先透出消息。那售卖各色糕点的铺肆,早早地便摆出了琳琅满目的糕饼。糕饼铺的伙计将新蒸的“中秋饼”码得齐整,一个个用彩纸包裹着,上面印着月宫、蟾兔、桂树的图案。皎开时能尝到核桃仁、松子与冰糖的清甜——这便是后来月饼的雏形,那时还多叫“团圆饼”。富贵人家是要定做“团圆饼”的,大如盘,厚盈寸,层层酥皮里夹着枣泥、松仁、糖馅,顶上再用胭脂点出几个小红点,一家人分食,取“月圆人圆”之意。药铺前则摆着晒干的桂花,妇人们争相买下,要回去泡一壶桂花酒,或是和着面粉做桂花糕,连指尖都沾着雅气。孩童们最是雀跃,攥着铜板往玩具摊跑,买一盏纸糊的兔儿灯,灯芯裹着细棉,点亮后能映出玉兔捣药的身影,提在手里便像提着一轮小月亮。

除了月饼,又有那新上市的肥蟹,青壳白肚,在竹篓里窸窣地爬;石榴咧开了嘴,露出一排排晶莹的红宝石;葡萄带着霜,芋头还沾着泥。这些时鲜的物事,堆堆叠叠,将市井的喧嚣烘托得愈发暖烘烘的。人走在其中,耳边是此起彼伏的叫卖,鼻尖是甜香与土腥混杂的气味,那节日的兴致,便不由分说地,一丝一丝地钻进你的心里来了。

到了十五这一日,家家户户是要祭月的。这仪式,是顶顶郑重的一件事。天色将晚未晚之时,庭院里便设下了香案。案上供着“团圆饼”与各色瓜果,居中必有一尊用泥抟成的“兔

儿爷”,粉白的脸,戴着金盔,身披甲冑,骑在猛虎背上,背后还插着些彩纸的小旗,威风凛凛又憨态可掬,是小朋友们顶喜欢的。祭月多是妇女的事,所谓“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待那玉盘似的主母便领着女眷们焚香礼拜,口中喃喃,说的无非是“家宅平安”“月姑赐福”一类的心愿。那月光下的女人们,平日里的辛劳与琐碎,仿佛都被这如水般的清光涤荡去了,只剩下眉眼间的虔诚与柔和。这光景,都被文人记了下来。

祭罢月,便是家宴。方桌擦得锃亮,铺着素色的锦布,上面陈着鲜鲜的瓜果:石榴裂着红

后来,我从村庄转到县城念书。有心事的时候,我常一个人来到环绕小城的小河边,在河堤漫步,或是坐在桥下河漫滩的礁石上发呆,想着村前那条畅流水鸣与小鱼的小溪。月夜,两岸灯火昏黄,河面躺着褶皱的月,分不清是从上游飘下来,还是逆流而上的。风一直吹,挟带着水汽,翕鼻一闻有芦苇花似有若无的青涩。石板桥有一个拉二胡的老人,坐在他随手带来的马扎上,左手拉琴,脸庞清瘦却矍铄有神,双眼不经意地闪过一片月光。婉转悠扬的琴声,伴着桥下流水汨汨,像是城里的小夜曲。

繁华总有别样好,越来越多的人,从村庄走向远方,在大市小城里,汗水,泪水,彷徨,欢笑,梦想次第花开。但家乡的云,云头之下的老屋,梦野和向晚的炊烟,是他们永远的牵挂。小区里见缝插针种出的一畦菜,城郊没有护岸的一涧清溪,菜市场里偶然入耳的几声家乡话,总是让他们惬意顿生,如一缕春风拂过荒芜的心田。逢年过节,村庄就会像强大的磁铁,将散落各方的游子吸回来,周而复始。我的父辈们,和我这一代人,走再久再远,都走不出家乡的圆。秋后,含露的晚风会沾上眉毛打湿发梢,这沁心的秋凉,吹去暑夏的烦躁与不安。黑夜里,有人悄悄燃上一根烟,在烟头的忽明忽暗里,想起家中白发高堂,浮现小时候的一次庙会,一场宴席,一台戏,和村庄上空那轮明灿的月,或许,还会想起村庄里一些暖心的人和事来:当年缺衣少食时来接济过的亲戚,盖房子时出工又出力的堂兄堂弟,于是,就想节前好好回馈,明天起回家关心庄稼,招呼邻里发小,啜啜小酒叙叙旧。

其实,家乡人一过端午,就数着中秋了,虽然隔得远,但盼望的心情就像穿城的河水,渐渐涨溢,哪怕一路爬坡滴水,晨霜暮雨。我的邻居,哪天起聚了一群人,我就知道中秋将至。邻居老桂是月饼世家,每年此时,就从乡下老家招呼人来烧制月饼。出品的月饼用油纸封着,饼面上烙的桂花恰似我母亲衣襟绣的,外贴一张飞天仙女图,是正牌的老字号,有多年积下的客户。饼家封炉时,都会犒劳饼工们大餐一顿,发工钱,分月饼,每个人大袋小袋,脸上浮出一副花好月圆。这些香飘四溢的月饼,会送到村子里一双双稚嫩的小手中,中秋夜,他们会像我小时候,结伴跑到村前的晒谷场,点香拜月,对影成群,许下一个个临时起意的心愿。

一阵秋虫长鸣,我回过神来,已走远了,往回走,正好背着月光。路上,无人声,循着城里灯火的方向,我跟着影子走,不惊扰一地如水的月光。

岁月山河

五公祠的密码

■ 齐飞



五公祠。袁琛 摄

数百年来,海南的文化变迁,始终与一座祠堂紧密相连,这便是海南历史最悠久、建制最恢宏、馆藏最丰富的古典寺庙园林建筑群——五公祠。五公祠坐落于海口,始建于明代,以“贬谪”为名,却以“启蒙”为实。唐相李德裕、宋相李纲与赵鼎,名臣李光与胡铨,五位跨越唐宋的谪臣被同一方红土地接纳,又在同一座祠堂中重逢;他们的政治抱负在庙堂折戟,却在“处江湖之远”的椰风海韵里淬炼成文明的种子。

现代的五公祠内的祠堂建筑,从宋朝时就有了,以后的历朝历代经过多次修缮、重建,规模不断扩大,文化内涵也在千百年的演进中不断丰富。到清代光绪十五年(1889年),雷琼兵备道朱采修建五公祠时,将祭祀对象扩展至唐宋两代被贬谪至此的五位名臣。朱采创建五公祠之举,事实上是对海南文化基因的一次深刻挖掘——这些被贬谪的士大夫,虽遭政治放逐,却以诗文教化黎民,以德行感化蛮荒,最终成为海南精神的塑造者。与此同时,朱采还扩建了观稼堂、学圃堂、西斋(五公精舍)等建筑,形成“前祠后学”的布局。这种“祠学合一”的设计,使五公祠不仅是纪念场所,更成为海南文化教育的精神象征。

1915年,琼崖道尹朱为潮主持大规模迁建工程,将祭祀西汉路博德、东汉马援两位伏波将军的祠堂从海口龙岐村迁至现址,与五公祠形成双祠并立格局,共同构成海南历史的“立体年鉴”。近年来,五公祠又几经修缮,既完整保留了明代琼台书院的青砖黛瓦风貌,又创新引入数字展馆的全息投影技术。观稼楼内,黎族先民耕作图与自贸港建设蓝图通过智能玻璃幕墙实现动态叠映,让传统渔火与现代霓虹在光影中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古今交融的景观,恰似海南文化——在层叠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积淀厚重。

五公祠的建筑细节,处处隐藏着文化的密码。例如,海南第一楼的廊柱上悬挂着潘存撰写的楹联:“唐嗟未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斯楼中。”上联以“唐嗟”“宋恨”概括五公贬谪的历史背景,下联以“道契前贤”“教兴后学”点明五公祠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功能,而“乾坤有正气”则直接呼应文天祥《正气歌》中“天地有正气”的意象,彰显了五公虽遭贬谪却坚守气节的精神。正是这些谪臣,在海南的土地上通过兴办教育、推广农耕,将个人的悲剧命运转化为推动地方文明发展的动力,最终开出了灿烂的文化之花。

园内建筑的装饰艺术亦充满文化深意。海南第一楼的斗拱上,雕刻着莲花与竹子的图案:莲花象征“出淤泥而不染”,喻暗五公在逆境中保持的高洁品格;竹子则象征“宁折不弯”,呼应五公“虽贬犹直”的精神。而西斋的窗棂上,雕刻着海南本土的黎族图腾,如蛙纹、鸟纹等,每一处纹饰都融合了黎苗文化与中原工艺,体现了海南多元文化的融合。

谈五公祠对海南文化的影响,必然要提及其中的苏公祠。苏公祠现存主体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建的祠堂,其历史可追溯至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相传苏轼贬谪海南途经琼州时,在此停留二十余日,不仅以“指凿双泉”(浮粟泉、洗心泉)解决了当地居民饮水难题,更在这里讲学授徒,播撒了中原文明的种子。五公祠以“五公忠烈”延续文化血脉,完整诠释了中原文明在海南的落地生根。

碑刻是五公祠的另一重文化载体。祠内现存碑刻以宋徽宗《万寿宫诏碑》最为珍贵,其瘦金体御笔“道君皇帝御制”六字,笔锋如刀,尽显帝王气象。此碑原立于琼州天庆观,后迁至五公祠,不仅是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更印证了北宋中央政权对南疆的治理。

距五公祠不远处的国兴大道两侧,自贸港的玻璃幕墙与五公祠的青砖黛瓦隔空对望,相映成趣,恰如海南文化的缩影:既扎根于深厚的传统,又面向辽阔的未来。五公祠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它让海南的过去与现在对话,让本土与外来交融,让中原的士大夫精神与黎族的原始信仰在此碰撞,最终孕育出独特的海南文化。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